

原文：Parker, I. (2023). *Psychoanalysts Unite ... Against Trans*. [online] Sublation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ublationmag.com/post/psychoanalysts-unite-against-trans> [Accessed 7 May 2023].

作者：伊恩·帕克 (Ian Parker)

译者：许颢瑛 (she/they)

精神分析师们联合起来.....反对跨性/别

**(Psychoanalysts Unite ... Against Trans)**

精神分析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它打开了性别和性意识的领域 (the domai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性别和性意识是我们生活中，对于人来说，已经变得如此中心的和具有自我定义性的 (so central and self-defining) 的各种方面，也是许多个人痛苦的来源——来进行探索，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机构的体制历史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ies of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s) 充满了偏见 (prejudice)，往往是针对女人和同性恋者 (women and gay people)。多年来，精神分析界内外持续的政治运动 (sustained political campaigns) 已经改变了关于性别和性意识的辩论的领域 (the terrain of debate about gender and sexuality)，而且在这个行业 (the profession) 内已经发展出了强大的女性主义存在 (feminist presence)。长期以来，防止同性恋者接受培训，的医学排斥，的做法，受到了挑战并且，在大多数组织中，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

**分裂 (Splits)**

外人往往很难理解不同的交叉派系式辩论（cross-cutting debates），部分原因是精神分析领域也充满着导致了清洗和分裂的内部分歧，并且导致形成了不同工作的理论传统和专业传统。精神分析本身经常受到弗洛伊德（Freud）所说的“微小差异的自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的困扰，不同方法的从业者和学术追随者（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 adherents）都坚持追随（cleave to）TA们自己喜欢的有魅力的领导者，并服从控制着培训和知识传播（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的官僚结构。

事实证明，影响最深远的分裂之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在1910年创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最终将法国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排除在外，部分原因是他拒绝在他的本地附属组织（local affiliate organisation）中接受医疗精神学课程体系（a medical psychiatric curriculum）。拉康建立了他自己的学校，多年来，这个学校本身也发生了变异和碎裂（mutated and fragmented）。

IPA 主要朝向（oriented to）一种“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的形式，关注的是将人们进行调整来适应社会，而不是让TA们质疑社会，它经历了自己的内部分化（internal divisions），也就是在英国，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弗洛伊德的女儿，并且是与“自我心理学”相一致的方法的倡导者）的追随者们和梅兰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克莱因派成为了在英国的 IPA 内部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 IPA 有影响力的传统。

**克莱因派（Kleinians）**

安娜·弗洛伊德派 (Anna Freudians)、克莱因派 (the Kleinians) 和IPA中的“独立”精神分析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TA们不喜欢拉康派，尽管在IPA的一些附属团体中也有拉康的追随者（例如在加拿大 Canada 和委内瑞拉 Venezuela），但英国 IPA 的分析师们 (the British IPA analysts) 可以假装，直到互联网的发展，没有拉康派精神分析师 (Lacanian psychoanalysts) 这种东西。

梅兰尼·克莱因 (Melanie Klein) 为精神分析添加的标志概念 (trademark notions) 便是“分裂 (splitting)”，即心灵 (the mind) 以一种诱导偏执妄想的方式 (a paranoia-inducing way) 被撕裂，以及“投射性认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在这之中分裂 (splitting) 通过被抛出 (being thrown out) 并经验为是来自它者的 (experienced as coming from others) 来被处理 (dealt with)。当然，这增加了一种偏执妄想的感觉 (a sense of paranoia)，而且大多数克莱因派还认为它者认同 (identify with) 这些投射，它们自己感受到影响，而这属于朝向心灵感应的方向了 (edges toward telepathy)。

因此，克莱因派精神分析师会接收 (pick up) TA们的病人向TA们发送的“投射性的”仇恨 (the ‘projected’ hate) 以及类似的东西——是从无意识到无意识的交流 (unconscious to unconscious communication)，TA们会这么说——并反映在TA们的“反移情”反应 (their ‘counter-transference’ response) 中，以便得出一种阐释 (an interpretation)。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心灵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的深刻信念 (deep-held beliefs) 上，尽管克莱因本人不是一名医生 (a medical doctor)，克莱因派精神分析是一个从医学和精神学概念 (the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conceptions) 分离 (break from) 的机会——这些概念管制着英国的大部分精神分析，它们通常对“人性 (human nature)”是什么有定式看法 (fixed views)，而且往往对男人

和女人之间的本质式基础差异 (the essential underlying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有着定式看法。

### 拉康派 (Lacanian)

另一方面，拉康派花了很大精力将自己与 IPA 划清界限，同时寻求与那里的精神分析师对话，因为TA们想被认真地视为精神分析师，也因为 IPA 仍然拥有弗洛伊德自己创立的组织的遗产和威信 (the heritage and prestige) 。

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标志性理论发展包括重新表述 (a reformulation) 弗洛伊德的经典夸张描绘的概念 (the classical Freudian caricature notions)，即“超我” (the ‘superego’) 是一套文化要求 (a set of cultural demands)，“自我” (the ‘ego’) 是自我的理性核心 (rational core of the self)，“本我” (the ‘id’) 是底层的自然驱动 (subterranean natural drives) 之间的关系。相反，拉康派倾向于区分为 (differentiate) 作为共同的文化领域 (the shared cultural realm) 的“象征界” (the ‘symbolic’)，作为我们所认为是对话 (think of as dialogue) 的理解和交流领域 (the domain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的“想象界” (the ‘imaginary’)，作为我们无法想象或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cannot imagine or put into words) 基岩式无法表征的东西 (bedrock unrepresentable stuff) 的“实在界” (the ‘real’) 。

在拉康派学者中，对拉康晚期的《第20次研讨会》 (‘Seminar 20’) 也存在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误读，即“男人 (men)”和“女人 (women)”之间的文化-历史象征差异 (the cultural-historical symbolic difference) 被TA们理解为是指TA们经常称之为“性差异”之“实在” (the ‘real’ of ‘sexual difference’) 的东西。许多拉康派痴迷地围绕着这种性差异之实在 (the real of sexual difference) 的想法，它已经成为一种恋物式替身 (a kind of fetish stand-in)，

代替着精神学家（psychiatrists）所假设为是人类本性（human nature）的东西。这以一种对男人和女人之间，本质式基础差异，的深刻的意识形态观点（a profoundly ideological view of the essential underlying difference）而告终，这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与拉康派传统（the Lacanian tradition）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的克莱因派有什么不同。

## 和解（Rapprochement）

拉康派和 IPA 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很紧张——在它们之间的对峙中夹杂着强烈的相互轻视和嫉妒（disdain and jealousy）——而且联合会议一直很罕见，展开对话的尝试也都失败。然而，现在，它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事业（a cause）；对跨儿（trans）的怀疑和敌意（suspicion and hostility）。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暴露出来的（laid bare）多年来一直管制着，关于精神分析领域的辩论和认知（debate and perceptions），的错误假设之一，即拉康派必然总是激进的（radical），克莱因派是反动保守的（reactionary）。

这种描述是无益的，也是不公平的；有很多克莱因派的精神分析师参与了革命斗争（revolutionary struggle），也有很多拉康派与独裁政权（dictatorial regimes）合谋。有相当多的 IPA 精神分析师参与了和平运动（peace movements），以至于一些左派人士认为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机构（an institution）是中间偏左的（centre-left），且它值得参与介入（worth engaging in）；这就是1980年代开始的由克莱因派领导的“自由协会”（‘Free Associations’）项目中所做的假设。

然而，拉康派精神分析更“激进”这一想法是由一些其它事情（among other things），以及拉康的女婿（son-in-law）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密切参与法国毛派政治（French Maoist politics）而产生的——米勒曾是 无产阶级左派（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的成员之一——米勒在父亲拉康去世后成为拉康学派的领袖 (leader of Lacan's school) , 引导 (steered) 后来的“世界精神分析协会 (World Association of Psychoanalysis)” (作为 IPA 的竞争对手 a rival outfit) 介入参与政治议题。近年来, 这种政治野心在反对玛丽·勒庞 (Marine Le Pen) 的持续运动 (a sustained campaign) 中得到了呈现,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立场 (a progressive position) , 而呼吁支持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 这反而更是支持当代自由资本主义 (contemporary liberal capitalism) 。这, 以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 从超左主义到人民阵线式联盟, 的观点大翻转的形式 (in a classic Stalinist flip-flop from ultraleftism to popular-front style alliances) , 包含了对挑战着勒庞和马克龙的左派进行攻击, 米勒把这些左派威胁称为是 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 (hitléro-trotskisme) 。

在这向右翼转向的过程中, 雅克-阿兰·米勒迅速采用了反跨修辞 (anti-trans rhetoric) 。例如, 在一次对一个俄罗斯听众进行的令人吃惊的可怕的在线演讲中, 米勒对精神分析的各观点做了相当好的介绍, 在这之后就跟上了一阵抱怨 (a rant) 。他说, 我们精神分析师倾听人们, 他举了被授予了参与空间的“同性恋者”的例子 (the example of ‘homosexuals’ who are given space to participate) , 但他说, 这做法不能发生在跨儿身上, 因为这将会认可TA们 (validate them) , 然而他继续提到法国学校中的 LGBT “宣传 (propaganda)” 问题, 这是马克龙制止了的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笑着。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 网上出现了世界精神分析协会, 即 WAP, 的拉康派成员的“证词 (testimonies) ”, TA们赞同背书米勒的观点, 对“政治正确性”的兴起 (the ris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喷涌出抱怨, 这些抱怨映照了 (mirror) 最近克莱因派, 关于“清醒”政治 (‘woke’ politics) 在不列颠的危险, 的一些反跨话语 (anti-trans discourse) 。

## 过渡会议 (Transit Conference)

此景便由“伦敦新拉康学派协会” (the ‘London Society of the New Lacanian School’), 即 LSNLS, 组织的关于“在过渡途中的性身份 (Sexual Identities in Transit)”的“国际会议”所展开了, LSNLS 是米勒的形象工程组织 (vanity-project organisations) 之一, 这些组织与 WAP 有紧密关联。最后, 在最有毒的基础 (the most toxic basis) 上, 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地点”举行了一次达成一致的头脑会议 (a meeting of minds), 这个地方由于偏执妄想般的恐惧 (paranoid fear) 担心会被跨儿活动家 (trans activists) 所妨碍打乱 (disrupted) 而被保密 (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举行, 这是一个与IPA有关的研究单位 the IPA-linked research units 其中之一根据地)。

这是一个与 前沿克莱因派 (leading Kleinians) 以及其它各种恐跨人 (other assorted transphobes) 进行对话的机会, LSNLS 拉康派张开双臂抓住了这个机会, 带来了TA们的一些大人物。米勒在 WAP 的副手埃里克·劳伦特 (Éric Laurent) 被转播到网上 (was beamed in online), 阐述了最近对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文笔论战 (polemics), 在短暂地试图与TA<sup>1</sup>拥抱之后, 他将巴特勒视为敌人, 因为巴特勒对, 关于性别和性意识的酷儿和相对主义观念, 的颂扬 (celebration of queer and relativist idea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亚历山大·史蒂文斯 (Alexandre Stevens), 另一位米勒主义的大人物 (Millerian big dog), 也在那里, 还有一位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学家 (a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 弗朗索瓦·安塞美 (François Ansermet), 其也是 WAP 的成员, 并谈论了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你会认为安塞美会知道得更多, 因为其与别人合著了一本关于“神经可塑性 (neural plasticity)”

---

<sup>1</sup> 原文用错了 Butler 的代词。——译注

的有用的书，这书展示了社会经验是如何在大脑中登记并改变大脑结构的（registered in and transformed structures in the brain），这是一个与，生物还原主义式精神学模型（biological reductionist psychiatric models），相对立的论点。

在克莱因派方面，塔维斯托克诊所（the Tavistock Clinic）的前精神学顾问（former consultant psychiatrist）、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前任主席（past-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大卫·贝尔（David Bell）是一位可预见的受邀演讲者（a predictable invited speaker）。贝尔在很多方面看都可以说是政治激进的（politically radical），他被卷入了在塔维斯托克（the Tavistock）和波特曼性别身份发展服务机构（Portman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的一场揭发检举式丑闻（a whistle-blower scandal），并一直公开抨击该服务机构给予跨性/别者的支持。

目前精神学界对跨儿的强烈反对（the current psychiatric backlash against trans）是由那些现在把“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写成是一种医疗病况（a medical condition）的人所领导的。这种将跨儿医学化和病理学化（this kind of medicalisation and pathologisation of trans）的主要倡导者——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析师马库斯·埃文斯（Marcus Evans）和苏珊·埃文斯（Susan Evans）——也曾在塔维斯托克工作过，是“过渡”会议的受邀发言人（invited speakers at the ‘transit’ conference）。

牛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圣十字学院董事（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Oxford University and Fellow of St Cross College）迈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的特邀演讲为塔维斯托克狠狠开了刀，他对跨儿的评论受到了牛津大学学生的严厉谴责（roundly condemned）。阵容中还有另一位专业的恐跨人海伦·乔伊斯（another professional dedicated transphobe Helen Joyce），她是一本关于跨儿作为意识形态的书的作者，也是“性很重要”组



织 (the Sex Matters group) 的活动家，该组织痴迷于确保性别 (gender) 以生物学作为基础 (is grounded in biology)，或者说TA们所认为的生物学 (at least in what they think biology is)。

## 影响 (Effects)

这次会议将会产生一些影响，尽管这影响很小，包括影响在精神分析中的，对跨性/别者 (trans people) 的理论辩论和实际的临床实践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real clinical practice in psychoanalysis)，跨性/别者们现在需要注意不要在沙发上遭遇到这些会议参与者之一，或参与者们的信徒 (acolytes)。一个总体效果将是把精神分析话语转移到右翼 (shift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to the right)。

我们需要记住，针对这种使精神分析更趋近统治性意识形态 (dominant ideology) 的做法，一直存在着而且仍然存在着激进的选择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still are, radical alternatives)。例如，在克莱因派方面，我们有玛丽·朗格 (Marie Langer) 的工作，她离开维也纳 (Vienna) 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the Spanish Civil War)，然后在拉丁美洲与那里的女性主义者结盟，在生命的晚期将女人解放 (women's liberation) 与革命政治 (revolutionary politics) 放在一起严肃对待。在拉康派方面，我们有帕特里夏·盖洛维奇 (Patricia Gherovici) 的有力干预 (powerful interventions)，她捍卫着 (championed) 住在贫民区的拉美人的视角 (the perspective of Latinos in the poor barrios)，并为我们的跨性/别革命同志 (trans comrades) 发声。

在这两个传统里面，甚至在那些被卷入恐跨立场 (transphobe positions) 的精神分析组织 (psychoanalytic organisations) 里面，都存在着一些对TA们所被带往的地方深感不满的

人，而我们需要与TA们保持联系。这些联系是，与真正激进的，或可能是精神分析的激进之处的（what is really radical, or could be radical about psychoanalysis），历史-政治联系（historical-political links）。这些都是那种值得为之奋斗争取的联盟（the kind of alliances）。